金岳霖的「不懂」、「不知道」

陳勇

人與事

金岳霖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毛澤東就曾先後四次宴請他。作爲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他的口頭禪卻是「不懂」、「不知道」。

他曾誠懇表示「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並多次向人坦陳「東西」、「春秋」四個字在中文裡的特別用法，「是寅恪先生教給我的」。與郭沫若交談李白和巴爾喀什湖等學術話題後，旁人問及交談內容，金岳霖謙遜地說：「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問。」金岳霖較早結識胡適，交往頻繁，卻與那些整日把「胡適」掛在嘴邊，動輒以「我的朋友胡適之」示人自耀者流大相逕庭，僅是低調對人言：「我不大懂他，我確實不懂。」

金岳霖曾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卻再三申明「不懂政治」。一次談到「雅」時，金岳霖亦說：「雅的本質是什麼……我個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質，我愈糊塗。」金岳霖還有一個「不知道」：解放後安排他坐辦公室辦公，他卻不知「公」該如何「辦」，呆坐整個上午而「公」也不來。後來，這位「不能辦事的知識分子」得到通知可以不來辦公室坐班了。

金岳霖身上也有讓人「不懂」、「不知道」之處：有一年金岳霖在北京飯店請客，客人們落座後皆「不知道」爲甚請客，「不懂」金教授此舉何爲？少頃，金岳霖站起身鄭重向大家宣布：「今天是林徽因女士的生日。」座上客聽罷無不爲金岳霖對林徽因的不泯摯情而動容。當年金岳霖深深愛上才女林徽因，可建築學家梁思成也癡情於林，林徽因嫁與梁思成後，金岳霖十分尊重他們的結合，欣慰於他們的美滿婚姻，自此金岳霖不再考慮自身的婚戀之事，與林、梁一家亦是自此形影相隨比鄰而居。林、梁二人非常敬重金岳霖的摯誠性情，他們常常是同吃一鍋飯，有時林、梁夫妻間爭吵，兩人總是爭先向金岳霖訴說或辯白，視他爲親兄長。這種純潔親密的情誼一直延續幾十年，直到林徽因病故。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編纂林徽因詩文集告竣後，編輯請瘦骨嶙峋的金岳霖寫篇文章收錄書中，金岳霖一字一頓地說：「我所有的話，都應同她自己說。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願意說，也不願意有這種話！」對此，讀者當然也是「不懂」和「不知道」了。

朝陽與《芳草地》

許定銘

讀書會

近年內地的民辦讀書報刊愈來愈多：《書友》、《書香》、《書脈》、《書簡》、《崇文》、《書人》……一口氣數不完；歷史最悠久，名氣最大的當數南京鳳凰台飯店由二〇〇〇年創辦的《開卷》，他們不僅出雜誌，還出版叢刊，是這些報刊的「龍頭大哥」。

其實，由北京朝陽文化館出版的《芳草地》，歷史也很長遠，水平也相當高。我從二〇〇三年新版《芳草地》第一期的《發刊詞》中知道，原來早在一九七九年，朝陽區已出版了報型的《芳草地》，專爲業餘作家提供發表園地，只出了四五十期就停刊了。今次復刊改成略近方型的三十二開(14.5x18cm)書型本，初期是「騎馬釘」約八十頁的小冊子，後來則改成約百多頁平釘的小書，更像本書，更可愛了。

改版後的《芳草地》由譚宗遠主編，已不限於刊登業餘作家的作品，北京的名家，甚至全國各地的愛書人也有供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袁鷹在這兒寫了《小莊閑話》的一組散文多篇，姜德明也寫了《新文學版本叢談》一系列文章，連刊多期。其他在這裡寫文章的還有：龔明德、陳漱渝、韓石山、謝其章……等人。

我手上的十多本《芳草地》甚至有毛邊本，可惜都是二〇〇六及以前的，不知現在還是否繼續出版？

上海的燈光

段懷清

人生在線

有一段時間，大概半年多吧，我曾經有一個機緣，可以經常在北外灘的一座大樓二十四層樓上的窗口前面，眺望黃浦江兩岸黃昏中的夜燈。大樓瀕臨外白渡橋和外灘，正對着陸家嘴一線的浦東，整個外灘的黃金景觀盡收眼底。那時候一位在舊的中國銀行大樓裡上班的朋友告訴我：你那裡看到的只是今天滬上新貴們眼睛裡的黃浦江兩岸，老上海的底氣，還是在這中國銀行大樓裡。

友人所言，其實與我所觀所感南轅北轍。我不是新貴，自然也看不到新貴們眼睛裡的榮耀與驕矜。同時我也不是老底子，昔日的烜赫與我亦不相干。我只是因爲一個機緣，有了一個觀察上海和它的夜生活的新窗口，僅此而已。

畢竟，那是一個與我熟悉並願意去過的生活距離過於遙遠的窗口，而那個窗口裡外的燈光，似乎也過於炫耀或者張揚，總讓人不免有着一口氣將所有儲存耗盡並枯竭似的擔心。不過擔心歸擔心，燈光依然閃爍着，像人間天河，就算是天女下凡，或許也會迷失在這人間天河之中吧。天女尚且如此，何況凡夫俗子！

但我並沒有迷失在這黃浦江兩岸眩目又眩人的燈光中，而是最終選擇了從這扇窗口前退卻。原因也很簡單，我還在尋找眞正屬於自己的那盞燈。

時間上大概與此相當，我曾在滬上東北角一間斗室中，寫過一篇小稿子，題目好像叫《夜雨孤燈亂翻書》。這裡所謂的孤燈，自然不是指整個上海一片漆黑，只有我這間斗室裡的一盞孤燈還掙扎着亮着。而是說我曾經無數次枯坐燈前，看上去似乎是在「有所待，以遊無窮」，其實不少時候只是枯坐而已，所以才有「亂翻書」的「亂」。「亂」是當時自己的一種心緒，一種精神狀態，一種靈魂出殼魂不附體時的空虛與寂寞。那時候無數次與書桌上的台燈對望，燈是燈，我是我。相對無言。

但我心中卻很清楚自己尋找的是怎樣一盞燈，這樣一盞燈又在哪裡才能找尋得到。

那盞燈就在我所景仰的一位老先生的書房兼會客室裡，那是一種曾經風雨之後從容而淡定的燈光，一種除淨了閃爍不定之後的純粹。這燈光堅定地屬於這書房、這書架，還有這書房的主人。它們已經彼此熟悉得渾然一體不可分開。在這樣的燈光裡，一切都顯得從容不迫有條不紊，沒有慌亂驕矜虛榮以及張揚，生活沉穩得就像是這夜色。我曾經無數次在夜色中走近這書房這燈光，又在更深的夜色中離開。偶而回頭，望見的是被窗戶鑲嵌在土紅色的牆壁上的方方正正的燈光。那燈光因爲沉靜，具有讓人心靜呼吸均勻的力量，那是一種眞正屬於個人屬於自己的燈光。站立在廣廈高樓之中，滿眼輝煌，卻找不到眞正屬於自己的那一片光明。獨處靜室，卻有可能被眼前的一盞燈所光明所溫暖。如果能擁有這樣一盞燈，那樣的人生，雖然不是那麼張揚眩目，卻有着它自己的目標意義與力量，並在這樣的目標意義與力量中，放射出人性與人生最沉靜的光明與溫暖。

這樣的人性與人生之燈，應該才是我所期待景仰並樂意去尋找的。

沒有預料到的是，十餘年後，我有機會再次在上海的一角，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盞燈。剛開始，每當夜色降臨，我倒不急於打開自己這盞燈，而是習慣看着對面房子裡的燈，一盞盞亮起來……有時候夜深了，關掉自己這盞燈，看着被各房子裡的燈光分割點亮的夜色，好像免不了總會有些感觸。至於是怎樣一些感受，實在也說不大出來。

那些閃爍不定的，那些光怪陸離的，那些迷離眩目的，似乎離我的生活越來越遠，而那些平靜從容的，似乎在點亮着我的每一個夜晚。

這樣的燈光，同樣屬於上海。

飛天壯歌

楊芳菲

冬日的杭州，氣溫驟降到零度以下，西湖的殘荷透過薄冰，在凜冽的北風中搖晃，行人們加快了腳步，奔向溫暖的場地……在這寒冬臘月裡，杭州世貿展覽中心廣場卻燃起了冬天裡的一把火，溫暖着杭城市民的心。

一月八日，「飛天壯歌——中國首次太空漫步航天展」在杭州市民的熱切期盼中拉開了大幕。當三名中國航天員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穿着筆挺的綠軍裝，精神抖擻、英氣逼人地出現在開幕式上時，廣場成了歡樂沸騰的海洋，人們高舉相機，排成厚厚的人牆，快門響成一片，記錄見證了這令人興奮的一刻。

二〇一〇年新年伊始的這個航天展，是中國航天史上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展品最全，實物最多的航天尖端科技成就展，其中有航天員返回地球時乘坐的神舟七號返回艙，世界上最大的降落傘，價值三千萬元的艙外航天服、翟志剛穿過的艙內航天服、在太空中揮舞的國旗、帶過的手套等國寶級展品，這些展品凝結了幾代航天人的心血，代表了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最高科技水平，其價值不可估量，人們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近距離感受這些國寶級展品魅力的機會。

在開幕式上，航天員翟志剛興奮地說：「這次很高興能來到美麗的杭州，風景如畫的杭州，也是我們錢學森先生的家鄉。」作爲導彈之父的錢學森是人類航天科技的重要開創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三位航天英雄來杭州後，懷着崇敬的心情到小營社區方谷園二號的錢學森故居，緬懷我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並在錢老遺像前合影。航天員說，沒有錢學森等老一輩航天人的貢獻，就不可能有「神七」上天。

在航天展狂歡追星的隊伍中，主力粉絲當屬大中小學生們。

一位九歲的小學生站在對話現場手舉了老半天，終於得到了提問的機會，他問景海鵬叔叔在太空艙內做什麼，回來後身體有什麼不舒服？如此體貼的問題讓宇航員十分高興和意外，景海鵬說：「剛進太空艙穿宇航服時很吃力，原來我在太空中馬上長高了大約二公分，衣服嫌小了。回來後我們卻體重都不同程度下降了，外太空體力消耗太大，我下降了七斤左右，要想減肥請上太空！」哈哈哈！現場的學生們聞言一片歡笑，景海鵬馬上充滿期待地變答爲問：「小朋友，你長大後是否想當航天員？」那九歲的小學生想了一下說：我還沒想好。這充滿童眞的樸實答案讓三位航天員哈哈大笑，景海鵬趕緊補上一句：「好，等你想好了給叔叔打電話。」翟志剛則告訴學生們，他的兒子看到爸爸當航天員這麼辛苦，長大後不想當航天員了。

小學生們對外太空充滿了好奇，第一個出艙、英俊風趣的翟志剛最受追捧。小朋友問翟志剛看到的外太空是什麼樣子，翟志剛沉醉地告訴大家：「出艙前我夾坐在另兩名宇航員的中間，只能看到他們的臉，看不到窗外的景色，出艙後，看外太空相當的漂亮，我滿眼看到的是大小各異發光的星球，這個宇宙深不見底，高不可測，你這才會感歎，什麼叫廣袤，什麼叫無邊無際，在外太空都看得清清楚楚，」翟志剛熱情形象的介紹令學生們對外太空更加嚮往。

浙江大學的學生則問景海鵬如遇到外星人該怎麼辦，是否有預案？會採取什麼措施？景海鵬一聽笑了：「你說的這個程序裡沒寫，我們也沒準備，但如果遇到了，我們中國人會向外星人發出眞誠的邀請，歡迎到我們美麗的地球家園去看一看，」翟志剛在旁忙補上了一句：「歡迎到美麗的杭州來看一看。」

有人問翟志剛出艙時在想什麼，是否想到中國人終於邁出了太空第一步？三位理性的宇航員都說：當時他們想得最多的還是程序、動作、任務、不要有差錯。因爲時間緊，任務多，個別環節都來不及做了。翟志剛準備出艙時推艙門卻推不開，心裡很着急，後來想辦法用力撬開了一點縫隙，說明艙門結構完好，沒有問題。當外太空的一縷陽光突然照進來時，翟志剛知道成功了，那一刻他最激動。終於，在同伴的協助下，他邁出了中國人劃時代的太空第一步。

期盼和航天英雄對話的不僅是年少的學生們，還有許多白髮蒼蒼的老人。七十二歲的浙大老教授林瑞光，是浙江大學電氣工程學院的教授、博導。行走不便的林教授，一大早就趕來與三位英雄見面，拿着話筒的老教授不禁臉漲得通紅、百感交集、喜極而泣。林教授是我國載人飛船生命保障系統中關鍵設備項目負責人，他和浙大的課題組成員們經過十幾年的嘔心瀝血艱苦攻關，成功參與了從「神一」到「神七」的研製工作，多年來他們爲國家利益放棄了許多個人利益，是浙江的驕傲。我作爲浙江大學電氣工程學院的校友自然也非常驕傲，並在現場對林教授的言語格外關注。

當航天員翟志剛邁出了中國人太空行走的第一步，從遙遠的太空向全國和全世界人民揮手致意時，浙大師生激動無比，守在電視機前的林教授爲中國的航天員終於穿上中國人自己研製的航天服漫步太空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說：「翟志剛出艙時揹的大背包就是艙外航天服的生命保障系統部分，而其中的動力部分就是我們研發提供的，艙內的生命保障系統我們也參與了研發。」爲此，林瑞光教授被國家授予「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突出貢獻者」稱號。

另一位課題組負責人是浙大八十歲的陳永校教授，也是最早的神舟飛船生命保障系統的研究者之一，十幾年來廢寢忘食的研究工作使陳永校患上了舌淋癌，舌頭被切除一半，但他仍帶着藥物和輔助進食的攪碎機爲工作而奔波。當神舟飛船成功回地之時，老教授用不太清楚的口音興奮地說：「了不起！了不起！」

翟志剛深情地對林瑞光教授說：「中國載人航天飛船的成功有許多後方科研人員默默無聞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此我代表宇航員向你們表示深深的感謝！」

飛天英雄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 楊芳菲圖

千古沈園

顏士近

天南地北

沈園其實是一處貌不出衆的地方，要不是陸游和唐琬的千古絕唱，這處江南隨處可見的私家園林絕不會遊人如織的。看沈園，說透了，就是去看那堵刻有《釵頭鳳》詩句的斷壁，和這一對苦戀着的人兒留下的足跡和淚痕。原本清麗芳艷的沈園，被這樣感傷的目光看久了，不免有了幾許幽怨。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一掃宋詞纖艷之風的陸游竟寫出這樣悱惻的情詩，可見有一種心疼是可以改變人的習慣思維和創作風格的。奉母命而休愛妻，作爲孝子陸游的選擇該多麼艱難！母親是妻子的姑媽，既然應允親上加親，本不該出現如此尷尬結局的。陸家的隱私當年就不爲外人所知，今人猜測的準確性更要大打折扣了，是唐琬不孕、不孝或過於纏綿而致丈夫喪志？事實上的原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看到了一對男女的無限深情和萬般無奈。而兩人題在斷壁上的詩詞，爲痴男怨女的憑弔和感懷提供了十分優雅清幽的場所。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歡。瞞！瞞！瞞！」據說唐琬寫完這首《釵頭鳳》後不久就辭世了。愈發濃郁的悲劇氣氛無比有力地擊中了人們心底的那片柔軟。

沈園原本是南宋越州沈氏的私家園林，園子的主人討好富貴名流，每年春季都將園子對外開放，遊人可在此遊樂、留宿、享受美食。遙想當年，陸游亦不過是沈園的遊客罷了，開始是與唐琬一起來的，採了菊花，弄了菊枕，後來卻是離異後沈園偶遇的無限悵然，陸游所有的愛意和傷心都留給沈園了。

他得到的回報非同尋常，如今的沈園幾成「陸園」。從入口處的「斷雲岩」、「詩境石」，到園中的「問梅檻」、「春水亭」，哪個不是出自陸游的詩句或源於他的足迹？經歷八百年滄桑，沈園被徹底地翻修遍了，留下的古物唯有幾口古井而已。不過到這裡的人都寧願相信這塊斷壁依然是當年陸游和唐琬題詞的斷壁，斷壁邊上黃色臘梅的一縷縷清芳亦曾被唐琬聞過。

憂傷的陸游卻是長壽的，活得牙齒都掉光了，他依然三番五次地重遊沈園，每次都留下了情深意長的詩詞。七十五歲時寫《沈園》二首，得「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等妙句；八十一歲時猶有「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的無限憂傷；八十四歲時，也就是他離世前一年，他依然不忘與沈園道個別，「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是寫給唐琬，也是寫給自己。沈園是陸游的愛情基地和創作基地，一代詩詞大家對它至死不渝的鍾愛，讓沈園不朽了，而世間的愛情也因此有了萬般無奈的千古樣本。

（風流紹興之一）

野芹清香

曉言

飲食男女

蓴菜，野山菇，牛肝菌，珍珠蝸牛，鮮筍大雞湯，等等，這些高山滋補菜餚是當然的美食。我估計，一頓飯吃到殘湯剩葉之時，眞正叫你大呼其爽的美味，倒極有可能是那一盤最不起眼但又最青嫩欲滴的野芹菜了。

野芹菜採自叢林的丘壑溝坎間，農貿市場見過，但又似是而非，只是顏色更青綠更鮮潤。咀嚼之間，彷彿幽寂的森林氣象都徐徐入了肚腹，嫩，脆，鮮，新，爽，眞的是味道好極了。

戒賭詩聯趣話

姚老庚

文化什錦

賭博是污染社會風氣，損害身心健康的毒瘤。這種醜惡現象是社會公害，而且是破壞家庭幸福的禍根，自古就爲人深惡痛絕。古人曾以詩聯等形式規勸那些走火入魔的賭徒。

相傳清代有位叫施文炳的私塾先生，學識淵博，德高望重。但兒子不孝，染上賭博惡習，施先生爲挽救其子，寫下這樣一首《戒賭》詩：「貝者是人不是人，只因今貝起禍根。有朝一日分貝了，到頭成爲貝戎人。」其子看罷，百思不解其意，老父便因勢利導，語重心長地，一一點破：「貝者合爲賭，今貝和爲貪，分貝合爲貪，貝戎和爲賊。此乃賭、貪、貪、賊四字也，既賭徒之所然矣」。兒子聽後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從此棄賭從良。

古代，有人爲告誡賭徒懸崖勒馬，勸說世人莫與賭博結緣寫了一首《十字令·賭棍》：「一心贏錢，兩眼熬紅，三餐無味，四肢無力，五業荒廢，六親不認，七竅生煙，八方借錢，九陷泥潭，十成災難」。這首《十字令》把世人憎惡的賭博惡果揭露無遺，語出自然，淋漓盡致，妙趣橫生。

無獨有偶，清人吳文暉寫有《賭徒》一詩：「相喚相互日徵逐，野狐迷人無此酷。一場縱賭幾家貧，後車推鑒前車履」。詩中所論賭博比野狐還殘酷無情，末句猶如警鐘，催人警醒。還有某地流傳一首戒賭民謠：「天子九，地子九，四人圍坐推牌九，輸掉洋鈿九百九。老婆罵到房門口，你這賭棍走不走？害你娘拿棒頭，害你爹睡街頭，害你兒去放牛，害你婆娘拎籃遊」。此首民謠將因賭博而導致妻離子散，衣食無着，傾家蕩產的窘況揭露得入木三分。

更有趣的戒賭詩要數清代吳獬《戒賭歌》：「切莫賭，賭博爲害甚於虎。猛虎有時不亂傷，賭博無不輸精光。切莫賭，切莫賭，賭博爲害絕無樂。妻離子散家破產，落得頸項套繩索。賭博無錢去做賊，遭致身敗名又裂。賭博無錢去搶劫，鐐銬沉重鎯鐺響。甚至爲賭去殺人，相互毆殺不留情，及至雙方都氣絕，床上屋裡血淋淋，兒哭仔啼驚鄉鄰。總之賭博有百害，勸君莫做賭博人，耕作勤，耕作勤，唯有勤勞出富人。賭博贏錢水中月，鋤頭底下出黃金。耕作勤，耕作勤，唯有勞動出能人。好逸惡勞終受苦，勤勞致富美前程。

有一副一百八十字賭聯，模倣昆明大觀樓長聯，從賭徒借錢赴賭場到悲慘結局，娓娓道來，令人拍案叫絕：「一八百元現鈔，借來手裡。疾足赴賭，喜洋洋興趣無邊。看春宵苦鬥，夏夜拚搏，秋日集資，冬天決戰；良明密友，何妨紅眼爭錢，趁酒酣煙濃，暫拋卻政紀國法，更忘餐廢寢，鼓舞起壯志豪情；莫辜負四時積蓄，萬元迷夢，雙目血絲，三杯苦酒；數千金敗績，慘上心頭，力竭神衰，悲滾滾錢財何在。想父罵不肖，母斥賭鬼，妻子垂淚，子啼號啕；扯肝牽腸，仍作大將風度，縱群譏衆笑，且充作地啞天聾，便蕩產傾家，都付與骨骰撲克，只贏得幾張借條，半病軀體，兩鬢白髮，一世貧窮」。

近讀《中華勸世謠》感觸尤爲深刻：「賭是染缸，一沾就髒。小時賭香棒，大小賭家當。銀子白雪雪，屠刀明晃晃。人到賭場易放膽，馬過懸崖難收韁。萬貫家財轉眼盡，妻離子散好淒涼。賭禍猛於虎，貪慾狠似狼。賭海濁浪喧鬧，引誘魚兒上鉤。尋開心兩局三盤，不介意一塊幾毛。原想變本增利，誰知魂散魄銷。十賭九輸心不死，通宵達旦興正高。紙牌擺出迷魂陣，麻將砌成死囚牢」。讀罷感觸尤深。